故宮旬刊

此本爲宋拓珍品原版早經售罄茲再以珂羅版印高麗紙每本六元宣紙每本四元購請從速
三萬道麗無四用珂羅版印裝成厚冊每冊定價五元　郵費每期大洋一分
精印每冊定價三元

西園題跋卷之一

題北撝黃庭經（續）

羅浮張　萱孟奇甫著

以鐵綫束之、幸爲完物、玄宰攜一本以示余、不知摹手爲誰、第不及北刻遠甚、而北刻又以北紙爲最勝、然世鮮有藏者、此帖紙既橫廣、質鬆而厚、拂墨處如薄雲之過青天、不施油蠟、正如趙希鵠所稱、其爲北紙、可望而知、余藏數本、皆不敢雁行也、萬曆丙午、予役金陵、購於亡友新安吳孝父家、半載餐錢、爲之一洗、帖末、陳眷子野手跋、詩既清麗、筆亦娟秀、獨鐵笛道人一跋、斷爲僞筆、而楷法尙有佳處、可備黃庭捉刀、不欲遽棄之、嗟嗟、右軍書蘭亭、年三十三、書黃庭、年三十七、余年五十餘七矣、欲從前人殫縑遺瀋中、望其脚汗、亦不可得、豈學書時、未及以一杯澆四月墓門邪、爲之捲卷浩嘆、萬曆甲寅九日、西園公書於論世齋、

題宋搨定武蘭亭叙

宋德祐間、賈師憲被罪、籍其家、得蘭亭叙石本八千匣、桑世昌蘭亭博議、王氏所藏石本蘭亭序、爲十帙、凡百本、冠以定武本、而諸本副之、故昔人謂古今論

明文徵明畫蕉陰仕女

原絹卷宮、絹本、設色、縱一尺四寸五分、橫六寸八分、石渠寶笈三編著錄、幅上文徵明自題曰、依依落日平西、正池上晚涼初足、看太湖石畔、蕉雨過芭蕉綠綠、院落深沉、簾櫳靜悄、畫欄環曲、猛然間、何處玉簫聲起、滿地月明人獨、風約輕紗透肉、拚流蘇盈盈就浴、一段風情、滿身嬌怯、慌然寒玉、青團扇子、欲舉還垂、幾番虛揆、夜闌獨嘯、還又淒涼、自打滅、銀屏燭、右調水龍吟、嘉靖己亥春日、偶閱趙松雪芭蕉士女、戲臨一過、鈐印一、「徵明印」、

蘭亭若聚訟、然亦未有以定武爲冠者、余藏此本、即不必仰字如鍼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其爲定武無疑、第以余所見定武本最知名者、尙有六焉、一湍流帶右天五字皆鐫損、世謂之五字損本、迺薛紹彭所得初刻、或云、紹彭所爲別本、以易初刻者也、此本五字皆全矣、一天字不全、而字皆瘦勁、一肥、而天字全、此本故瘦勁、天字又全矣、一崇山字中斷、第六七八行破裂、闕絲竹管絃之一觔一詠亦足以是日也十五字、參芑曰、定武修城、役夫得之土中、此本十六字無一損者、一亭列幽盤遊古不羣殊九字皆損、此本則九字皆全、一聚木列、端流映右天、亦五字皆全、此本鐫刻轉折處鋒鋩剌眼、亦非木本、較彼六本、無一合焉、豈即紹彭所得厨中故物、未及鐫損、爲定武初刻耶、諦觀卷末諸題識、皆名賢眞蹟、有賈師憲諸圖章、豈亦八千匣中之一耶、又有秦氏圖章、當是檜之子壻語、同異相半、右有蘭亭之裔及與誰二印、夫與誰、非撰字、

（接第二版）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說明見本刊第一期、本幅墨筆、項聖謨自題曰、乙酉冬、避亂文水之濱、常過幼蒨胡君讀書處、幼蒨疊石爲類憐、有時寒爨炊煙、霏微之際、如在深山窮谷中、爲項孔彰氏「兔烏奩」、「項聖謨小傳」、詳見本刊第一期、

明項聖謨寫生冊之二

林石逸興

跋林石逸興

余請纓之塞上、躑躅有日矣、環嘱燕臺、茫茫無入手處、嘗鼓鍊興歌、放情吟咏、以故得翻閱詞林、檢拾樂府、音律之曲度、意味之醇醲、微有得其概矣、且有慨於中矣、何哉、珪璧短目一時、翰墨傳心千載、述作豈易言歟、會撫侯譚德薛君、幔革辭軒、出雜曲凡千首、析十卷、題曰林石逸興、脫稿以示余、沉吟嚼嘯、心醉神怡、諷采安歌、雲飛雪起、其於古今之成敗、物理之變遷、習俗之雕弊、世道之靡薄、囊括殆盡矣、用備省察、足可以垂鑑戒、精益心身、或可以揭幻嬰、是編一輯、賢者安、貧者樂、銳者折、矜者撓、化今警後、弗溺於物欲者、而君之遺範、豈淺鮮哉、異日提鼓揮桴、陳師鞠旅、回視逸興、特藝苑之游戲耳、俾後世想望風采、詆男兒不朽事、用侈其傳、不亦宜乎、歲戊子、索不類操觚付梓、余味茲興、多髣髴啞鍾之說、遂搦管以就其業云、

萬曆庚寅中秋日永興俞鍾識于古檀青萍館、

林石逸興引

詩出於離騷楚辭、蓋風雅之變也、如今之歌曲樂府尚矣、能道詞者、或閑於齊量度數之法、樂可易知乎哉、明興二百餘年、文命覃敷、制度大備、獨音律闕然不講、師失其官、即新聲小令、亦鮮名家、正嘉以前、學士大夫、歌慕詩餘、時一點綴、超軼宋元、然於管絃無當也、晚近傳奇間出、要皆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非旅思閨愁、即麗情宮怨、亦無取焉、吾友薛譚德氏、博綜六藝、淹貫百家、浮沉紘綱之內、睥睨玄虛之表、嘗扼腕而歎、制體作樂、國家大典、奈何當吾世使音律不追古昔、不明乎天下、後世無傳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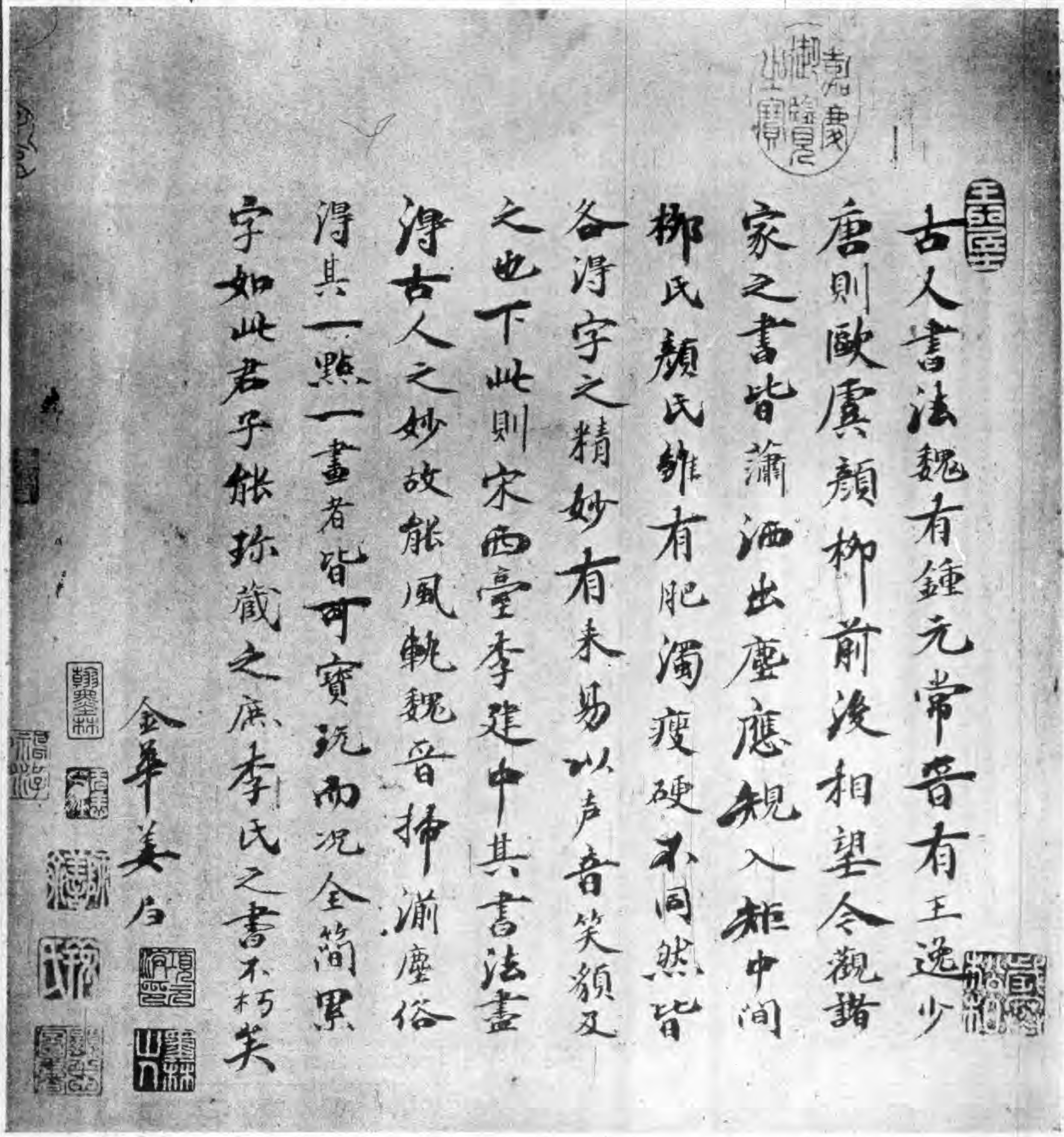
（接第三版）

本院新出版物廣告

史記校出版

新出版影印唐僧懷素自敘卷

總發行所北平故宮博物院出版物


古人書法魏有鍾元常晉有王逸少
唐則歐虞顏柳前後相望令觀諸
家之書皆瀟洒出塵應規入矩中間
柳氏顏氏雖有肥瘦硬不同然皆
各得字之精妙有未易以声音笑貌及
之也下此則宋西臺李建中其書法盡
得古人之妙故能風軌翩翩音拂湔塵俗
字如此君子能弥藏之庶
李氏之書不朽矣
金華姜昌

說明見本刊第一期、　姜昌、金華人、洪武二十九年舉人、官教授、「昌」、古「良」字、

士人之恥也、顧清廟廣庭之音、則有司存、尚需他日、聊以緒餘、發爲逸興、積日得詞十卷、卷百首、咸一家言、大而五常百行、見性明心、其次比事屬詞、引伸觸類、所謂曲者、曲盡人情者也、其智圓、故其音節以舒、其識曠、故其詞邑以達、昔山谷老人稱晏叔原樂府爲狹邪大雅、豪士鼓吹、彼固花間陽春之艷耳、孰如切時務、合人情、關世道、通物理、士君子詠之、曠然冲澹、而庸夫聽之、憮然蕩滌也、斯足以傳矣、乃若審度齊衡、諧聲協律、世有賞識之者、其自序詳之、不具論、萬曆戊子夏日新安吳京書、

宣鑪小誌

叙鑪略旨（續）

好尚相持、則考較互異、非貴耳而賤目、即是已而非人、其實好其所好、而於此道所以然、究未深知而得其趣也、賈人顚倒眞贋、原以射利、左論鄙說、不足爲怪、若收藏家以訛傳訛、終身不悟、甚至不堪之物、視爲奇貨、未免鑒家所笑、而原其始、則又未有不誤於賈人之顚倒者也、予癖愛有年矣、收蓄無幾、而所見不可勝紀、讀書之暇、輒以此自娛、間與同好評論、亦以余言爲然、但事非眞好、衆閱歷之多且久、其原委難以言盡、用是不嫌猥瑣、序其大略、以見小物之中有至理、人事之中有天趣、癖而非癖、至於質色款式工夫、具詳後論、或廣前人所已言、或發前人所未發、世波流轉、不盡目見而耳聞、吾物靡掌、或幸得心而應手、則茲編非謂有當識者采擇、亦聊以存吾好云爾、

人心造形而萬象出焉、鑪、小物耳、心造形、乃有鑪、形造美惡、而後鑪乃造心之嗜好、造則雖愈、好則無極、天下之大、奇奇怪怪、目眩耳聾、軒輊雖定、序中見到之語、足剖蠹矇、一洗塵氛、不是依樣胡盧

補注

編者按宣德三年、遣邏國剌迦滿謹貢風磨銅、宣宗諭令工部鑄鑪、以供郊壇宗廟內廷之用、并令仿照博古考古諸書及內庫所藏柴汝官哥均定等窯器皿款式典雅者、（接第四版）

北平京城印書局承印

元五角　明文徵明畫竹譜定價二元　清石濤畫細
漢定價二元　郎世寧艾啟蒙十駿圖定價二元
宋李建中土母帖明姜昌跋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印行
丈餘洵稱鉅製每卷定價八元賜請從速

明萬曆瓦硯

內府庫藏分典守各司存不相授受偶搜所得三十皆瓊玖或端溪舊或澄泥乃識天家何不有此瓦雖非漢唐宋亦二百年用以久質堅製古與墨宜佐我文房之四友一以惕是名公言一以戄非坡翁手翁於二猶以為多題此紿呈徒自醜　乾隆戊戌御題

古乃沛郡所出色紺

潤發墨石硯

錄陶弘良其

斯德閱歲年

絕刻飾

天章青文房

式

敏玩珠傳所封中藏泥仿古幾

伯仲置之文房陪雅供

泥文半所名之

付居士以為

玉堂之玩

硯高一寸七分、縱七寸二分、橫徑四寸七分、厚五分、右側鐫清高宗御題詩曰、內府庫藏分典守、各司存不相授受、偶搜所弃舊陶泓、復得三十皆瓊玖、或端溪舊或澄泥、乃識天家何不有、此瓦雖非漢唐宋、亦二百年用以久、質堅製古與墨宜、佐我文房之四友、一以惕是名公言、一以戄非坡翁手、翁於二猶以為多、題此紿呈徒自醜、乾隆戊戌御題、鈐璽二、「會心不遠」、「德充符」、左側鐫于敏中題曰、古瓦渾然、質堅色粹、製為陶友、靜用斯寄、未央非漢、銅雀殊魏、避暑存真、題示大意、臣于敏中、鈐印二、「臣」「中」、又梁國治題曰、潤發墨、石硯職、陶瓦良、其斯德、閱歲年、絕刻飾、天章貴、文房式、臣梁國治、鈐印二、「臣」「治」、又王杰題曰、殿瓦珍傳硯材中、濾泥仿古幾伯仲、置之文房陪雅供、帝鴻墨灑圖球重、臣王杰、鈐印二、「臣」「杰」、又董誥題曰、瓦硯尚存物質、硯瓦已落言詮、同是貪封即墨、榮勳用佐文筵、臣董誥、鈐印二、「臣」「誥」、又金士松題曰、瓦硯尚存物質、硯瓦已落言詮、同是貪封即墨、榮勳用佐文筵、臣金士松、鈐印二、「臣」「松」、又陳孝泳題曰、不向鄴臺尋舊製、也殊呂老印泥文、伴將學究村居裏、何幸秦章為策勳、臣陳孝泳、鈐印二、「臣」「泳」、清高宗、名弘曆、世宗第四子、在位六十年、傳位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嘉慶四年崩、年八十九、謚純、廟號高宗、年號乾隆、于敏中、字叔子、一字重棠、金壇人、乾隆進士、授修撰、歷官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資性過人、才識勤練、久直樞廷、益熟習掌故、平定金川時、軍書旁午、廷論多出其手、卒謚文襄、有臨清紀略、梁國治、字階平、號瑤峯、一號豐山、會稽人、乾隆進士、授修撰、累官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卒謚文定、有敬思堂文集、王杰、字偉人、號惺園、一號畏堂、韓城人、乾隆進士、授修撰、累官東閣大學士、以疾乞休、耿直清介、持文柄十二次、人不敢干以私、卒謚文端、有葆醇閣集、惺園易說、董誥、字雅倫、一字西京、號蔗林、富陽人、乾隆進士、授修撰、累官東閣大學士、太子太傅、工詩古文、善畫、卒謚文恭、金士松、字亭立、號醴濱、吳江人、乾隆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謚文節、有喬羽書巢詩集、陳孝泳、爵里行誼待攷、

（未完）

元吳鎮墨竹譜出版廣告

新出版董其昌仿張僧繇白雲紅樹卷贋品

宋元名畫冊頁

依樣鼓鑄、應用金銀珠寶銅鉛藥料等件、載在譜冊者、數量至夥、蓋以之合鎔銅內、助色澤也、取多用宏、可見一斑、故宣鑄往往有鑪胎極薄、而量極重者、故惟重不可為僞、相傳宣廟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而液、又曰寶藏焚、金銀珠寶與銅結、乃命鑄鑪、如皋冒襄、歙閩景賢等、俱沿引此說、著於詩歌、訛以傳訛、迄今猶有述者、檃李項元汴宣鑪博論、曾辨其謬、（博論附見八卷）本宣德鼎彝譜後、茲不贅錄、）況查宣廟日錄、自登極以至升遐、十年之內、並無內廠被災之事、蓋緣當時未見譜錄原委、乃設妄言以惑世耳、

清康熙織圖墨之一

清康熙織圖墨之二